

《开国奇冤》《剖心记》之关系及其作者

左 鹏 军

阿英《家藏晚清戏曲录》云：“开国奇冤传奇，华伟生著。尚古山房版。全书二卷十八出，演徐锡麟刺恩铭事。据‘旨例’，作者亦‘身在事中’者，光绪戊申年（1908）即起草，至民元（1912）附刊，成两册，石印有图。用‘蝶恋花’开场云：‘一介寒儒谁看顾，笔墨生涯，酸态常如故。骇浪惊涛亲眼觑，平生莫道无奇遇。一命如丝凭喜怒，小帽青衣，曾对公庭簿。权贵英雄同薤露，风潮一笑归何处？’可见作者即非当事人，也是因此而曾经对簿公庭者。”^①后来，阿英又在《晚清戏曲小说目》中有相似的著录^②。关于《开国奇冤》传奇，梁淑安、姚柯夫《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》云：“原署‘华伟生’撰。尚古山房石印本，民国元年壬子（1912）刊。《晚清文学丛钞》收此剧。”关于作者，该书云：“华伟生，清末至民国间人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任安徽巡警学堂司务。徐锡麟刺杀恩铭事件发生后被疑为‘徐党’，受到传讯。著有传奇一种。”^③《中国曲学大辞典》云：“开国奇冤，华伟生作。有1912年尚古山房石印本。与孙雨林《皖江雪》（引者按：“雪”为“血”之误）等同为演徐锡麟刺杀恩铭事。始作于清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，至1912年始完成。二卷，十八出。作者于《旨例》中云：‘著者身在事中，特就当日确有情事，联缀补苴，成此院本。其间事实，在在亲见亲闻，无一语臆造也。’”^④关于作者，该书云：“华伟生，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曾任安徽巡警学堂司务。时徐锡麟任该校会办，刺杀恩铭事件发生时，华亦‘身在事中’（《开国奇冤旨例》），事后被疑为‘徐党’，受到传讯。在安庆无法存身，到沪以笔墨谋生。作有传奇《开国奇冤》一种。”^⑤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“开国奇冤”条有云：“华伟生著。尚古山房1912年石印本。卷首有作者《旨例》。该

①《中国文艺》第一卷第三期，1937年版。

②阿英：《晚清戏曲小说目》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，1954年，第11页。

③梁淑安、姚柯夫：《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83页。

④齐森华、陈多、叶长海主编：《中国曲学大辞典》，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536页。

⑤《中国曲学大辞典》，第192页。

剧取材于清末徐锡麟刺杀恩铭事。始作于光绪三十四年(1908),历数年之久,至1912年始脱稿。……可知该剧基本情节悉按实事谱写。第一出‘约叙’先由末扮安徽巡警学堂司务生(即作者自谓)登场,讲述徐锡麟当日刺杀恩铭,被捕剖心的事件经过,并总括全剧梗概云:‘革命党主持排满义,恩抚台被刺学堂地。徐锡麟笑上断头台,老词人漫演《奇冤记》。’”^①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·近代卷》云:“华伟生(生卒年不详),字号、籍贯均不详。清末至民国间在世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),徐锡麟任安徽巡警学堂会办,华伟生在该校任司务。曾亲眼目睹徐锡麟刺杀恩铭事件,且‘身在事中’(华伟生《开国奇冤·旨例》),被疑为‘徐党’,受到传讯。后在安庆无法存身,遂至上海,以卖文糊口。著有《开国奇冤》传奇一八出,演徐锡麟刺杀恩铭事。自云:‘在在亲见亲闻,无一语臆造也。’(同上)生平事迹见《开国奇冤·旨例》。”^②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“谈善吾”条亦与此基本相同^③。

可见,以往关于《开国奇冤》的介绍基本沿用阿英说法,后来研究者又根据该剧剧首《旨例》、第一出《约叙》和第十八出《剩义》的内容有所充实;而以往对于《开国奇冤》作者“华伟生”的了解,亦仅据上述材料,并未增添新文献,亦未提供有关此人的新线索,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此人。

阿英《晚清文学丛钞·传奇杂剧卷》^④据尚古山房1912年石印本收录《开国奇冤》传奇,是为此剧最为常见之版本,此剧也因此成为近代传奇杂剧中的名作之一。

此外,有一以往未被注意的事实:《民立报》1912年2月22日(第486号)至6月13日(第598号)尝连载《剖心记传奇》,作者署“老谈”。将《开国奇冤》与《剖心记》相比勘,发现二者出数、出目、内容均完全一致,全剧文字亦绝大部分相同,仅有个别字句有异。因此可认定二者为同一剧作无疑。

现将《剖心记》与《开国奇冤》二剧部分重要片段引述于下,一则见二者为同一剧之事实及文字异同情况之一斑,二则将由此考察《剖心记》作者“老谈”、《开国奇冤》作者“华伟生”之关系及相关问题。

《剖心记传奇》卷首《旨例》^⑤云:(一)“丁未五月,伯森先生皖省之举,一时新闻社记述甚夥,然未能尽得真象。著者身在事中,特就当日确实情事,联缀补苴,成此院本。其间事实,在在亲见亲闻,无一语臆造也。书中词曲科白,率就各人之志趣,及其平日之言论,杂传于外者,摹拟而敷衍之,著者初未容心其

①马良春、李福田总主编: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,1991年,第548页。

②梁淑安主编: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·近代卷》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90页。

③马良春、李福田总主编: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,第2078页。

④中华书局,1962年。

⑤《剖心记》卷首《旨例》,载《民立报》1912年2月22日,第486号。

间。阅者谅之,慎毋以未当哂也。”《开国奇冤》^①该条文字完全相同。(二)“书名剖心,自以先生为正脚,而以恩铭诸人杂错其间,此词家定例也。惟旦脚当家排场绝少,只得假借用之,亦元人所恒有。”本条中“书名剖心”,《开国奇冤》该条作“书名奇冤”,其他文字全同。(三)“剖心记宗旨,仅为传此案之实,故如先生以前事迹,及与本案一无干涉者,概不杂入。阅者幸勿以疏略致诮。”本条中“剖心记宗旨”,《开国奇冤》该条作“奇冤传宗旨”,其他文字全同。(四)“本书自《开学》至《圆案》,计十六折;先以《约叙》,闰以《剩义》,共成一十八出。均据事直书,初无臆造。惟《梦警》一折,似涉神怪。然著者当日曾亲闻先生口述,确有狐黠之事。妖怪学之未明,究无从而论定。特其种种反对规阻之词,则著者以理想出之,盖亦非无谓也。”《开国奇冤》该条文字完全相同。(五)“著者此本,戊申即已起草,因事羁牵,或作或辍,历数年之久,甫能脱稿。而行篋中曲谱不备,仅《桃花扇》传奇一册,即用为格调之规矩,阅者其亦讥其固陋否?”《开国奇冤》该条文字完全相同。

可见,两剧卷首《旨例》内容完全相同,只是在涉及剧名之关键处,《剖心记》中之“剖心”、“剖心记”,《开国奇冤》作“奇冤”、“奇冤记”。

《剖心记》第一出《约叙》中写道:“在下前安徽全省巡警学堂一个司务生的便是。职务非尊,姓名可隐。自笑作了半世庸人,却喜阅过一场惨剧,这也不在话下。……近来不知是那个词家,编了一种传奇,叫做《剖心记》,就是叙的当时情事。在下买了一本,细细读来,到也实事实情,写得可歌可泣。连我老先生也写在上面,真是惭愧。今日无事,不免将《剖心记》再取出来,细玩一番,多少是好?(内)你老先生日日看这传奇,何妨把这《剖心记》演说点与我们大家听听?(末)列位有所不知,这部传奇,有一十六出,叫我一时如何演说得完?……(内)老先生唱的极好,只是我们听这词曲,还不大懂。更请总演几句白话,我们听听。(末)也好,待我道来:革命党主持排满义,恩抚台被刺学堂地。徐锡麟笑上断头台,老词人漫演剖心记。”^②《开国奇冤》第一出《约叙》中该段文字,末一句“老词人漫演剖心记”作“老词人漫演奇冤记”,除此一处不同外,其他文字与上引文字全同^③。尤可注意者,《开国奇冤》本此段文字中,竟三次出现了“《剖心记》”字样,这是考察《开国奇冤》与《剖心记》二者关系的关键材料,可认为这是此剧最初剧名“《剖心记》”在修改本《开国奇冤》中的遗留。而且,从本出戏全部内容及上下文语境来判断,四句韵语标目之末一句使用“老词人漫演剖心记”较“老词人漫演奇冤记”要贴切自然得多,后者很可能是改写的结果。因此,可以认为《剖心记》是此剧最初名称,《开国奇冤》

①《开国奇冤》卷首《旨例》,《晚清文学丛钞·传奇杂剧卷》,中华书局,第244页。

②《民立报》1912年2月23日—2月25日,第487号—第489号。其中着重号为引者加。

③《开国奇冤》第一出《约叙》,《晚清文学丛钞·传奇杂剧卷》,第245—248页。

则为后来改称之名。

《剖心记传奇》第八出《党谋》中,小生扮陈雄洲(字少莲)与生扮徐锡麟有对话云:“(生笑介)哈哈!今日是五月二十三日,再过五日,我便把这空前绝后的惊人事业,做与你看,那时才知我徐锡麟不是个寻常候补道呢。(小生)呀,不意仅隔五日了。此时陈、马二君何往?学堂中有无准备?(生)他两人又赴大通去了,约定二十七日回皖。至于本堂,虽未预先宣布,如潘世琛等人也都是同志的。总之,少莲无庸多虑,我此番大举,久已上映天象的。(小生)这谶纬家言,却又何说?(生)你不见入夏以来,那大火星侵入南斗么?我前次偶然同本堂一个姓谈的职员上观天象,我便说起今年恐有大事。他便引着两句古语对我道:‘荧惑入南斗,天子下殿走。’少莲,你想这不是我这大举的朕兆么?(小生微笑介)原来如此。这更可无虑矣。”^①《开国奇冤》第八出《党谋》中该段文字与此完全相同^②。应当特别注意的是,其中说到的“本堂一个姓谈的职员”,似已透露出与《剖心记》连载时的署名作者“老谈”的关系。

《剖心记》第十八出《剩义》云:“在下乃前安徽巡警学堂司务生的便是。自从徐锡麟会办失败之后,当时也不知受了几多惊恐,被了无限的嫌疑。后来大案定了,又在安庆混了半年。无奈那些官场风言风语,加了我老先生个徐党的徽号,弄得来渐渐的有点安处不来了。好在我身无长物,就带了那管秃笔,跑到上海地方,东涂西抹,借资糊口。(作翻眼抡指介)屈指算来,整整的又是五个年头了。”^③《开国奇冤》中同出文字除“徐党的徽号”作“徐党徽号”外,其他全部相同^④。同出又写道:“(末)仲荪先生,你认不得在下么?在下是前安徽巡警学堂一个司务生的便是。当初令兄伯森先生举事,在下亲见亲闻,颇能真确。今日闻得此地为令兄开追悼大会,特地赶了前来,访你先生谈谈的。(生)呀,原来先生是家兄旧交,失敬失敬!小生虽在皖省数年,那^⑤监在狱中,外边交通隔绝,所以于家兄的事体,狠不能详细知道。老先生既是旧人,正好请教了。(邀末各就坐介。末)噫,这个,噫,那个。呀!万绪千头,教在下一时也无从说起。到是近来听得有一位词家,与令兄伯森先生略略有些关系,谱了一部《剖心记》传奇,不日便可出版。听说都是言言实事,句句真情,你先生还是等他出版之后,细细看了就可明白了。”^⑥《开国奇冤》同出该段文字与此有三处不同:“狠不能详细知道”作“很不能详细知道”;“到是近来听得有一位词家”作“倒是近来听得有一位词家”;“谱了一部《剖心记》传奇”作“谱了一部《开

①《民立报》1912年4月2—3日,第526—527号。

②《晚清文学丛钞·传奇杂剧卷》,第280—281页。

③《民立报》1912年6月10日,第595号。

④《晚清文学丛钞·传奇杂剧卷》,第331页。

⑤引者按:“那”当作“都”。

⑥《民立报》1912年6月11—12日,第596—597号。

国奇冤》传奇”^①。前两处异文文意相同,当是文字习惯不同所致。值得特别注意的只有后者,将“《剖心记》”改为“《开国奇冤》”定是有意为之,同为后来所为。这种情形与上文提及的类似改动用意相同。

《民立报》连载《剖心记传奇》完毕之次日起,即连续三天(1912年6月14—16日,第599—601号)刊载陈雄洲《读剖心记传奇书后》一文,其最后一段云:“雄洲昨以事过安庆,特往各旧迹游览。巡警学堂后楼,已改为徐公祠,以陈马二公配享。当日先生所居屋,及雄洲寄居之所,以及末次会晤陈马二公地,暨先生以枪击恩铭处,历历犹在。瞻望之余,曷胜感慨!出祠过一庙,为老友谈善吾托迹之地,犹忆当日促膝坐谈光景。若使老谈亲过其地,不知其感慨又将如何也。”^②陈雄洲尝与谈善吾同事,在安徽省巡警学堂时,又同在徐锡麟手下作事。《剖心记传奇》第八出《党谋》中,曾由小生扮陈雄洲上场,与徐锡麟商讨行动计划。由此可知陈雄洲所述情况可靠无疑。陈雄洲在此文中提及谈善吾,绝非偶然。据此将“谈善吾”与“《剖心记》”的作者“老谈”联系起来,应为自然之事。

谈善吾作为《民立报》主笔,其作品发表于该报之上,顺理成章。那位在剧中多次以叙述者和旁观者的身份出现、由末角扮演的安徽巡警学堂司务生,实际上就是作者谈善吾本人。根据全剧记实述事的创作原则,剧中有关谈善吾的内容亦当可信,可作为考察其生平经历的重要参考。

另外,一些著作、工具书尝提及谈善吾作有《剖心记传奇》之事,然并不知晓此剧的版本、出数、内容等具体情况。郑逸梅《南社社友著述存目表》中,即有谈善吾著《剖心记传奇》之记载^③。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、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·近代卷》“谈善吾”条下,亦均有其著《剖心记传奇》之说^④。

谈善吾(1868—1937),又名谈治、谈长治,别号谈老谈,笔名老谈。江苏无锡人,一作安徽人。与于右任相友善,因尝主《民呼日报》、《民吁日报》和《民立报》三报笔政,人称“三民记者”。南社社员。1923年主编《中华新报》。曾署理县长数任。著作散见于《小说月报》、《独立周报》、《民国汇报》、《共和杂志》、《神州丛报》、《甲寅》、《戊午》、《华铎》、《月月小说》、《安徽白话报》等各报刊。著有小说《夸父逐日记》、《女域记》、《白丝巾》、《孝感记》、《倒乱春秋》、《真因果》(又名《公使现形记》)、《贫民语》(连载于上海《戊午》杂志)等。戏曲创作有《亡国奴传奇》、《剖心记传奇》(一名《开国奇冤传奇》)等。

总结上文所述,可得出如下认识:第一,《开国奇冤传奇》和《剖心记传

①《晚清文学丛钞·传奇杂剧卷》,第332页。

②《民立报》1912年6月16日,第601号。

③郑逸梅:《南社丛谈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1年,第651页。

④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,第5147页;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·近代卷》,第382页。

奇》实为同一作品,从二者文本内容和刊行情况看,《剖心记》当为此剧最初名称,《开国奇冤》之名当系后改,文字亦有相应改动;第二,虽尝有著作提及谈善吾所作《剖心记传奇》,但以往对此剧具体情况知之甚少。《民立报》所载此剧之被发现,提供了新的戏曲史实,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关于此剧的认识;第三,以往并不知晓真实姓名、更没有具体了解的《开国奇冤传奇》作者“华伟生”,实际上并无其人,应为谈善吾所用化名或他人假托之名;第四,《开国奇冤》初名《剖心记》,前者以往常被提及,后者则因未出版单行本,因此流传未广,鲜有人注意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

书讯:1927-1949年禁书(刊)史料汇编(全四册)

王煦华、朱一冰合辑,精装大32开,定价:870.00元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。

本书汇集1927至1949年间国民党查禁革命书刊及共产党反禁书斗争存留下来的历史资料。作者竭力搜罗,将这一时期禁书与反禁书相关史料基本网罗其间。既是研究民国文网史的重要材料,也是研究近代革命史的重要参考工具。